

寻找

Exploring the Obscured History

山西省文物局 山西晚报社 编



湮没的历史

科学出版社



寻找

Exploring the Obscured History

山西省文物局 山西晚报社 编



湮没的历史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湮没的历史/山西省文物局,山西晚报社编. —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6

ISBN 978-7-03-027751-0

I. ①寻… II. ①山… ②山… III. ①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文物-普查-工作概况-山西省 IV. ①I253②K87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93641号

责任编辑:闫向东 孙莉/责任印制:赵德静

封面设计:谭硕/设计制版:北京辉煌前程图书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市京津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年6月第 一 版

开本: B5 (720×1000)

201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6

印数: 1—3000

字数: 310 000

定价: 6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保护好我们的共同遗产

反映山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报道集《寻找湮没的历史》付梓出版了，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是当前我国最大规模的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重大举措，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次文物普查范围广、面积大、时间紧、任务重，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因此，多种手段、多种渠道，尤其是充分运用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现代传媒，大张旗鼓、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普遍知晓“三普”的目的、意义和内容，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掌握文化遗产事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推动“三普”工作的顺利进行，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

值得欣喜的是，山西省“三普”工作启动以来，得到了全省各级各类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和热情支持。尤其是山西晚报，和省“三普”办联合开办了“寻找湮没的历史”专栏，共刊发50篇通讯报道和一个特刊，在介绍各地新发现文化遗产的同时，深度挖掘发现和被发现背后的故事，文笔优美，生动感人，在全省引起了很大反响，起到了凝聚人心、增添力量的重要作用，为山西省“三普”工作的顺利推进，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众所周知，文化不仅意味着过去，也意味着现在和未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表明，文化是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遗产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唯

有江河入海，才能广阔无垠。将高深融入平实，让普及推进提高，使民众共同享用，与经济振翅齐飞，文化遗产事业才能价值更大，意义更重，前途更远。

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与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已不满足于仅仅从书籍文献中汲取丰富的知识，而更企盼在自己的生活中，感受直观的遗产，保护珍稀的瑰宝，传承灿烂的文明，创造辉煌的未来。所以，从真正意义上来说，文化遗产事业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人民群众是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使用者和守护者，是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丰厚土壤、源头活水和真正动力，文化遗产保护只有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由人民共享，才能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才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社会公众对文化遗产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大力宣传动员人民群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全社会行动，充分发挥人民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作用，积极拓展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渠道。

文化遗产宣传是文化遗产事业重要的先行性工作，是动员和组织全社会重视、关心、支持、参与文化遗产工作的重要手段，是营造和形成有利于文化遗产工作良好环境的重要途径，是推动文化遗产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在大力发展文化遗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文化遗产宣传工作任重道远，前景广阔。

文化遗产宣传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需要积极动员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无疑，在文化遗产宣传工作中，新闻媒体是主力军，新闻记者是排头兵。要以新闻媒体为前沿阵地，调动广大记者朋友的积极性，发挥新闻宣传的主导作用，拓展文化遗产宣传的影响面，引领文化遗产保护宣传的整体推进，使文化遗产在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深深扎根，与广大民众建立起更为紧密的文化与情感联系，真正形成“文化遗产人人保护、保护成果人人共享”的生动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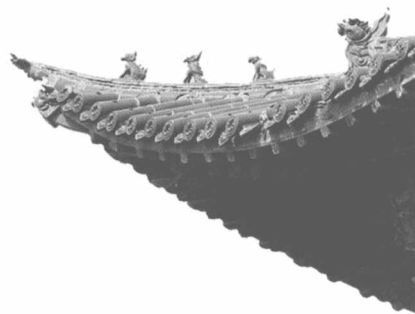
面，不断巩固和发展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今天的文明，发轫于昨天；光辉的未来，肇始于现在。谨以此序祝贺本书出版，忱谢山西晚报以及全省广大新闻工作者之余，也期冀希望能有更多的考古发现、古建维修、陈列展览等具有里程碑性质和文化标志意义的文化遗产保护重大成果走向社会、融入生活，鼓舞和鞭策广大民众，共同延续华夏民族薪火相传的生命血脉，守望古老中国历久弥坚的文明根基。

倘能若此，岂不快哉！

山西省文物局党组书记 局长

施联芳



目 录

保护好我们共同的遗产	施联秀 i
为了让文明免于湮没	袁升德 iv
（一）贫困小村 关公壁画横空出世	1
（二）耕地荡荡岭 退休教师发现“宝贝”	6
（三）村里破败老庙竟是“国宝”	9
（四）古村七星连环院尽显神秘	12
（五）反帝桥上 拆出珍贵明清石碑	17
（六）明代古堡里住着10户人家	21
（七）鹰嘴墩上 朔风猎猎吹过金代遗址	26
（八）93载风和雨 民国火车站如故	29
（九）揪心憾事：94岁的老车站被拆了	33
（十）山村古庙内藏石碑刻“天书”	38
（十一）斑驳“大牌楼”见证红色历史	41
（十二）潘家峰顶 明代古墓伤痕累累	44
（十三）古村藏古碑 更有传世古太极拳	47
（十四）浓缩时代记忆 “文革”舞台成珍贵文物	51

(十五) 汉代烽火台 见证多少边关事	55
(十六) 沧桑老皮店 见证“皮都”旧辉煌	59
(十七) 荒凉废渣山隐现昔日“冶炼所”	65
(十八) 村边老屋 竟是百年古义仓	70
(十九) 见证小县改革开放 蓖麻油厂成工业文物	73
(二十) 寂寞山寨 曾是晋商避难所	78
(二十一) 乡村明清大院 住过中原突围部队	84
(二十二) 深宅古院 藏着童生考秀才试卷	89
(二十三) 曹家大酒坊 至今犹忆美酒香	93
(二十四) 摩崖造像群绝壁上久历风雨	97
(二十五) 财主家的院子不寻常	102
(二十六) 襄垣善福村发现古文化遗址	106
(二十七) 晋商古道边 看不尽的彩家庄	110
(二十八) 明代无名小堡 紧守乡民平安	114
(二十九) 公交站牌后 有座“日军军营”	119
(三十) 摩珂岭上 千年古道诉传奇	124
(三十一) 破旧寒窑 见证“天下廉吏第一”	128
(三十二) 寻访榆次杜家山“中国第一知青村”	132
(三十三) 清代施茶所悄然伫立深山古道旁	137
(三十四) “忠”字牌坊默立村中央	141
(三十五) 稀罕! 两株明代葡萄树也成文物	145
(三十六) 洞头“清风壁” 唐宋文人游玩地	149
(三十七) 蒸汽机车摇篮成了工业遗产	154
(三十八) 清代染坊古屋诉说当年盛况	158

（三十九）小山村里 清代“豪华庄园”迷雾重重	161
（四十）太钢四座大库房 原来都是飞机库	169
（四十一）全国少见 小山村藏古代防洪“翻井”	173
（四十二）潞城风洞山深藏唐代石窟造像	178
（四十三）明清当铺院 曾是村里最高楼	182
（四十四）宋代琉璃井藏在炭堆下	186
（四十五）阳泉李氏宗祠见证文献名邦	191
（四十六）宋代石经幢上 翩翩乐伎显灵动	196
（四十七）平顺曹家 卖鼻烟盖起中西合璧豪宅	201
（四十八）中医世家“耕读医馨”留下罕见“铁裹门”高楼	206
（四十九）神秘烟霞洞 藏在深山待人识	210
（五十）65年前翻身碑 见证穷苦人“民主自由”	215
《山西晚报》世界文化遗产日特刊 2009年6月13日	221
策划人：寻访国家记忆	222
湮没的历史之各方声音	223
湮没的历史之厚重山西	229
湮没的历史之高端访谈	233
湮没的历史之踏遍青山	238
湮没的历史之惊世发现 探秘瑰宝	242
湮没的历史之历史印痕	251

寻找湮没的历史（一）

贫困小村 关公壁画横空出世

□ 李吉毅

2008年12月4日，随着一股强冷空气登陆，晋城最低气温降至零下10℃，7级的西北风将天空荡涤一新。“是今天来我们村吗？”不到上午8时，记者手机里就传来了赵小宽并不清晰的声音，同时还有呼呼的风声。赵小宽是泽州县大箕镇马苇村村民管理委员会主任，记者前一天刚为采访的事联系过他。

赵小宽在电话里一口咬定，马苇村距晋城市区“没有多远”。由市区

© “新华雄” 活灵活现





◎ 呼之欲出的“三英战吕布”

驱车向南，记者沿着“村村通”公路行进，平整的土地逐渐消失，眼前重峦叠嶂，沿途一条河形影相随，其中竟还有数只不畏寒冷的野鸭在冰面上嬉戏。

不足10公里的路，记者足足绕了一个小时。



一句话发现“关老爷”壁画

马苇村由东贤子、西贤子和马苇3个自然村组成，有人口248人，耕地375亩。由于地处偏僻，除了种地，村民们几乎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现在村里只有5户人家能看上电视，两户人家安装了电话。”赵小宽说，他打手机还得到屋外，“一进家门就没信号”。

说起文物普查中发现“关老爷壁画”的过程，赵小宽一脸得意。马苇村村东的悬崖峭壁上，有一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仙台寨”。据考证，这座山寨修建于明末，是当时村民为躲避战乱而建的。今年8月的一天，

晋城市旅游文物局文物科工作人员李涛、安镜锋来到马苇村，专为仙山寨“升格”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考察。“能不能看看我们村里的关帝阁？里面有许多关老爷的壁画。”当时，陪同考察的赵小宽在“仙山寨”随便说了一句，李涛和安镜锋却来了兴趣。他们顺着山崖下到村里。关帝阁在村子的北面，被多座旧房遮挡着。

“如果没村里人领路，外人根本不会发现。”12月2日，在与记者谈及当时发现关帝阁的情形时，李涛兴奋之情仍溢于言表：“面积约四五十平方米的关帝阁内，东南北三面墙壁上，竟然都是活灵活现地表现关羽生平彩绘。这是晋城市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绘画水平最高的明清关公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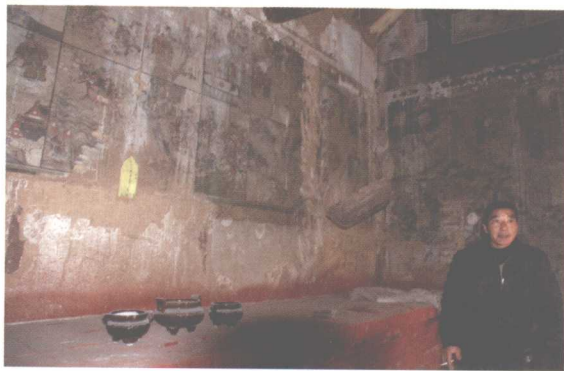


“村官”自掏腰包修关帝阁

2000年，位于东贤子村东头，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关帝阁殿顶塌了个大洞。“村里人对关帝阁很在意，每到农历十月初十，村民们都要去关帝阁祭奠亡灵。”对村民们为何有祭奠亡灵的习俗，赵小宽听老人们说，明末时期，为了保护躲在仙山寨的村民，有许多义士舍弃了生命，“也许是祖辈祭奠义士的延续吧！”

殿顶一塌就是数年，看着关帝阁在风吹雨淋中逐渐破败，村民们将“修缮关帝阁”当成选村干部的一个“硬条件”。2005年12月25日，赵小宽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2006年清明刚过，关帝阁前热闹起来，赵小宽领着十几个大小工匠，开始维修关帝阁和两侧的耳房。一个月后，关帝阁修缮一新。为此，赵小宽自掏腰包1.4万元。



◎ 赵小宽在关公壁画前

“说真的，当时出钱



维修关帝阁，我也不知道这是文物，只是想兑现竞选时的诺言。”赵小宽说：“看着那一格格的关老爷画挺漂亮，心里想着这是老祖宗留下的，可别毁坏了，其他的还真没多想。”



“关老爷”让村民充满期望

关帝阁坐东朝西。据村民们说，殿内原来有关羽的坐像，刘备、张飞分立左右。遗憾的是，这些坐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关帝阁也被当做存放公粮的仓库，当年社员们用粉笔写在墙上的数字依然清晰可见。

上下各12幅、在东墙排列有序的24幅“关老爷”画，是殿内壁画的主题。据现场观察，绘有壁画的墙壁只是用和有麦草的黄泥抹平，由于受雨水的侵蚀，几幅壁画虽然画面完整，但题头文字已无法识别，个别壁画已出现起皮、裂缝等现象。“宽52厘米，高72厘米。”赵小宽拿着一个如今已不多见的一米折叠木尺上下测量着，“总宽约6.3米，高约1.5米”。

在24幅壁画中，记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三顾隆中”画面中，刘备在桌前正襟危坐，侧座一旁的关羽正与大哥商量着什么，而张飞居然就地而坐。让人奇怪的是，这幅“三顾隆中”居然没有最主要的人物诸葛亮；更有趣的是，在本应以关羽“领衔主演”的两幅壁画中，主角却是张飞；而“正气归天”、“玉泉山显圣”、“平仙池”等壁画中，关羽“腾云驾雾”，分明是“封圣”后的情形。

在关帝阁的北墙和南墙，各绘着由若干故事组成的一大幅壁画，高约2米，宽约4米，分别标注有“三战吕布”、“斩颜良”等题头文字。“你看，斩颜良中的关羽，居然连一根根胡须都能分辨出来。”旁观的一位村民说。“有了这些文物，我们村子兴许能富起来呢。”采访中，村里的许多老人满怀期望地说。

专家点评

点评人：张建军 晋城市旅游文物局文物科科长

根据马苇村关帝阁呈现出的明清建筑风格断定，这些壁画应当绘于明末清初。该村东山崖上建于明末的仙台寨，正好与之相印证。虽然国内现存关帝庙不计其数，反映关羽生平的壁画也不少，但这样保存完好、成系列且精美异常的还不多见。特别是民间画师精湛的功力在这些壁画中得到很好体现。马苇村的这一发现，对研究关公文化和明清民间壁画艺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寻找湮没的历史（二）

耕地荡荡岭 退休教师发现“宝贝”

□ 尚云

2008年11月27日上午，记者驱车出灵石县城一直往南，半个小时后来到荡荡岭村。75岁的杨计泰老人一个人在家，“你看你来时的山路陡吧，因为山高，所以才有荡荡岭这个村名”。他告诉记者，老伴回娘家高壁村给95岁的岳母过生日去了，“那里和荡荡岭村同在一条山梁上，山高空气好啊，所以这里的人长寿——我们村四百多人，上了90岁的有好几个呢！”



种地归来扛回一口袋“瓦片”

1933年，杨计泰出生在荡荡岭村，1956年从汾阳师范毕业后当起了乡村教师。工作29年，他一直在村外教书，只有节假日才回到荡荡岭，帮家人种种地。

杨计泰一家人的5亩承包地在村西一个叫吴氏家岭的山坡上。1980年的一天，杨计泰从地里回来，扛回一小兜耕地时发现的“瓦片子”，老伴说他犯傻，带回一堆没用的东西。但杨计泰认定，这些就是历史教科书里提到的古陶片，“全是宝贝呢！”后来，他又从地里



◎ 杨计泰的业余爱好就是研究耕地里刨出的“宝贝”

带回一块很像斧子的石头，还有一个陶制的小水杯。听杨计泰说这些是老祖宗用过的，老伴想起合作社的时候，也是在吴氏家岭集体劳动，“社员们修整耕地时，经常从地里刨出这些东西，还有比这更好看的石斧子，都成筐成筐地倒进沟里”。



◎ 陶片上纹饰质朴

杨计泰从地里带回来的“瓦片”，没人理睬被堆放在屋角，石斧倒是派上了用场，“正赶上收核桃，砸核桃顺手啊，比家里的斧子好用”。老伴砸了一个月核桃后，杨计泰拿着陶片、石斧和陶水杯下了山，进城送到县文物管理研究所，才得知这些东西的确有“考古价值”。能把这些文物献给国家，杨计泰感到特别高兴，但因为村里人对这些瓦片石头没多大兴趣，回到家后他没有吭气。庄稼地里“产”文物这个秘密，他一直藏在心里，“第二天，老伴砸核桃寻不见石斧，还奇怪了半天，后来就继续用家里劈柴的斧头砸。”



文物普查说出耕地的秘密

今年11月9日，灵石县文物普查队来到荡荡岭村了解村里的两处古建筑，普查队员相中英遇到早已退休在家的杨计泰。杨计泰道出自家地里“产”文物的秘密，普查队员们兴奋不已，当即随杨计泰老人去了吴氏家岭，在老人的承包地及其周围发掘到14块陶片。“全是灰陶制品，有绳纹罐、篮纹折肩罐和素面小杯的残片，属于新石器时代。”相中英告诉杨计泰，连同杨家的承包地，文物普查队把吴氏家岭上的10亩耕地登记成“新石器时代古遗址”。

记者随即和杨计泰老人一同来到吴氏家岭。老人走路快，爬坡下沟很是利索。岭上层层梯田中，杨家的承包地和周围的耕地并无两样。同时被认定为古遗址的，还有杨家耕地上方的一块庄稼地，“因为普查队员在那

里也找到了古陶片”。

返回途中，在被雨水冲刷出的壕沟里，记者随手捡到5块“瓦片”。杨计泰老人仔细辨认后，认定其中两块跟他发现的陶片一样，“也是文物”。

专家点评

点评人：海金乐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

陶片最能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荡荡岭村发现过石斧，但其时代特征没有陶片明显。该村位于汾河东岸，距离介休绵山不远，自古便适宜人类生活，从目前发现的陶片看，可以证实荡荡岭村一带是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的村落遗址。虽然当地不断发掘出古陶片，但不影响村民继续耕种。文物普查之后，考古人员还将对遗址进行一次全面调查，最后将根据其价值大小确定保护等级，并采取相应保护措施。